



〔美〕本杰明·斯坦、赫伯特·斯坦著

悬崖

新 华 出 版 社

悬崖

(美)本杰明·斯坦
赫伯特·斯坦 著

林 同 端
章 仁 鉴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愚 崖

〔美〕本杰明·斯坦 著
赫伯特·斯坦
林同端 章仁鉴 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

787×1092 毫米 32开本 11.125印张 210,000字

1981年9月第一版 1981年9月湖北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03·051 定价：0.85元

译者的话

虽然这是一本惊险幻想的政治小说，它描述美国可能将面临的一场灾难，但是，却是一本适时的，带有信息的小说。它的语言讥讽幽默，情节独创新颖。同时，也是一部美国首都华盛顿官方每天运筹划策的小说。

作者赫伯特·斯坦和本杰明·斯坦是父与子。前者于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后者是前白宫讲稿撰写人和前华尔街日报编辑，是一位著名的律师和作家。因此，小说情节虽属虚构，可这些事实增加了它的可信性。

作者提出的灾难性的启示，不一定会在美国发生，但是也有发生的可能性，因为小说的情节并不牵强附会。它提出了当代最尖锐的问题——“能源危机与通货膨胀”。它的时代背景是一九八五年。

本书主要论述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的危险性。书中所说的灾难，是指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一开始以每月百分之二的速度增长，但立刻螺旋形上升，超过一九二三年的德国，从而引起美国社会从好莱坞至华尔街的道德败坏，国家陷入极大的

混乱。

本书的主要信息是大量发行货币，使经济面临的通货膨胀，是一切罪恶的渊藪。作者认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一九一九年说的话有理：毁灭一个现存社会的最可靠的办法是败坏它的通货，使得没谁能判断其所以然。

乍听起来，这似乎有些夸张，但是它既然以前发生过，将来也可能再度发生，并且会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在美国艾逊豪威尔总统时代，有人认为，诸如百分之二或者百分之三的小小通货膨胀率，事实上无关紧要；而今日，通货膨胀率每年达百分之四至百分之六，对一个在银行里有百分之五年利率储蓄存款的美国老年人来说，令人难以忍受的通货膨胀率等于向他征百分之百的税，而他缴纳的其他税款，尚不计算在内。

任何正直的美国议员，决不会公开建议制定这种税率。可是政客们却让通货膨胀为他们干尽卑鄙的事儿。最近美国联邦的赤字，远不是给美国人一个“全面就业”的乐园，而是使他们受失业和资金短缺的奴役。

本书叙说美国通货膨胀正从两位数字上升到漫无止境的地步，它是基于一种似乎完全可能的假设，即是，一方面石油涨价使美国陷入经济混乱，另一方面联邦储备局长相信，无限制发行货币，是重新分配财富的一种手段。而现在美国通货膨胀剧烈攀升，眼看无法抑制，因此作者对今后形势的推断，不是没有道理。

所以，美国著名经济理论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为本书

作的书评中说，“此类事，在这个国家里，可能会发生。”

本书独特之处是它将政治经济学这门沉闷乏味的科学，用现实的语言加以描述。它的另一长处是强调能够并且应该对制止通货膨胀有所作为。

通货膨胀毁坏了古老美国的最基本信念和社会准则。由于钞票充斥市场，导致贬值；商店不接受信用卡，停止营业；物价上涨惊人，一个星期内升高百分之一百，继而突破百分之二百的大关；超级市场没有固定的食物标价，肉类供应减少；股票市场大跌；黄金市场出现畸形的活跃；市民们处于半疯狂状态；一位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为了使每天的食谱中有熏猪肉，竟委身于贪欲的食品杂货店老板；十几岁的年轻暴徒和妓女们在纽约曼哈顿市区游逛，那里经常发生纵火事件，烟雾四起……

小说是在一九八五年一个夏天的清晨，早上八点十分，白宫举行的一个会议上开始的。

这个会议叫做“紧急抑制通货膨胀小组会议”。

与会者皆是美国总统的智囊团人物。

小说把读者带到一个崭新的、鲜为外人知悉的境界。它掀开了幔幕，让大家看到了白宫深层的内幕，即权力斗争，认识了各有关人物的丑恶面目，也看到了反对派如何乘机进行反击行动，组织成二百万人和平大示威。然而，却酿成一场惨绝人寰的空前大流血事件。

联邦储备局局长乔治·麦康格，美国总统的心腹，唯一知己，主张印刷更多的钞票，以抑制危机的恶化，竟然间接成为

毁灭国家，出卖了他的一个危险人物。当然，也有许多维持正义，爱国之士，如才女克莱尔·比顿等。各种不同的人物聚集在一块，构成了一幅动人心魄、扣人心弦的画面。这部小说不久将在美国被搬上银幕。

值得指出的是，作者由于受其立场和观点的限制，没有指出，也不可能指出美国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所在；而且还荒诞无稽地虚构了所谓中国在金融市场上进行投机事业的情节，这些都需要在阅读时加以认真分析和鉴别的。不过，书中所描绘的通货膨胀引起的巨大灾难，对我们进一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和统治集团内部尔虞我诈的斗争还是甚有帮助的。

译者

一九八一年六月

这是一部政治经济幻想小说，

时代背景是一九八五年

它动人心魄……扣人心弦……

引人入胜。

一个失去了控制的国家——

和濒於边缘的人民，发生了什么事？

克莱尔·比顿——一位美容娇貌而有
雄心的经济学家，她懂得如何结束
全球金融大恐慌——可没谁相信她
.....

彼得·汉拉恩——政府行政部门里的
一位百万富翁，在国家面临最大危
机之际，他的私生活糜烂到了极点
.....

乔治·麦康格——总统最亲密的顾问，
他狂热的政策使政府——和国家
——分裂为二.....

凯茜·格雷厄姆——汉拉恩的十七岁
的情妇，即使她父亲的百万家财也无
法把她从地狱中挽救出来.....

怀特洛州长——他以本人感人的超凡
魅力和激烈的煽动言辞，把国家越
来越推向边缘.....

今天华盛顿市区又将是八月份那种窒闷的天气。天空一片湛蓝，清早才七点半，气温已上升到华氏八十度。晌午准将达到九十。大后晌，将卷来满天乌云，下了一阵骤雨后，转瞬间，全城将变成一个大蒸笼。

可是，早晨七点半，华盛顿的天气还算受得了。在行政西路南端——紧靠白宫西楼那条被拦截住的窄路两旁——小小的玻璃警卫室里的白宫警察尚未把冷气开上。

八点缺几分，如同列队行进中的象群，克莱斯勒公司出产的簇新发亮的纽约克牌汽车，挂着白宫特别牌照，开始徐徐驶进行政西路。每辆汽车都降低了速度，或者完全停住，以便警卫检视车辆及其乘客，决定准否入内。然后这些克莱斯勒汽车才轻悄悄地顺序驶过那扇铁门，分向路的两边，各自对准边石，作四十五度并排停靠。有的乘客向右走进白宫西楼，有的则向左进入行政办公大楼。在目前国家经济状态下，即使是星期六，也不得不照常办公。

从最先到达的一批汽车中，走出一位满头鬓发，面带沉思的中年人。他是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哈里·拉特纳。他向左

转，步履急促，因为只剩几分钟，他得赶到那座宛似维多利亚式飞机棚库的大厦第三一五号他的办公室。他心事重重，无暇去欣赏使这座大厦成为全美最富丽堂皇的办公大楼的那些优雅精致非凡的石工。

拉特纳一心惦念着八点十分的紧急抑制通货膨胀小组会议，以及他该对大家说些什么。他想知道，他前夕收到的情报是否整齐地打了出来。这点颇为重要，并且必须作得妥妥帖帖。

“乔伊斯，早！”拉特纳走进他办公室的外屋时说道。“那玩意儿你可搞好了没有？”

“搞好了，拉特纳先生，就在这儿。”她把几张纸片递给他。拉特纳甬把它们校对一遍。乔伊斯是政府秘书中薪俸最高者之一，她也值得受此重酬。她从不出差错。

“有人来过电话没有？”拉特纳问。

“没什么要紧事儿，”乔伊斯说，意指总统或是拉特纳夫人均未来过电话。

“请给餐厅打个电话，问问午餐吃些什么。”哈里·拉特纳不反对享用美肴佳肴。

拉特纳在他办公桌后坐定，把记录翻阅了一遍。大多数是新闻记者们打来的电话。这些都没有答复的必要，至少不必马上就回答。

外面马路上，一位暗金棕色头发，风格雅尚的女士，克莱尔·比顿，正走出她的汽车，她拿定主意要准时到会。这位总

部设在第二十街与M路交叉口的那个最近刚整顿过的生活费用委员会主任，今儿干了一桩她难得作的事——睡过了头。

生活费用委员会主任直接受命于总统，是位内阁阁员，而克莱尔·比顿不希望被称之为经常迟到的女阁员。她不欣赏这类玩笑，也不愿给大家以任何说笑打诨的机会。即使拿妇女打哈哈出自总统之口，克莱尔·比顿也不喜欢听，她从不放声大笑，连一丝微笑也没有。今早她本要赶在那位个性放肆的得克萨斯人尤金·唐纳利之前到会。实在难于令人相信，他居然担任了财政部长，并兼紧急抑制通货膨胀小组仅次于总统之下的副主席。

今天，总统到戴维营去了。

克莱尔·比顿不喜欢这些星期六的会议。她认为它们多半只是因职设事勉强安排的工作，旨在向白宫记者团表示头头们在争分夺秒。她放弃了耶鲁大学教授的职务，被调派来此，在她的印象中，那边从未有过什么星期六开会的事儿。

可是克莱尔·比顿当初由于循规蹈矩而升为耶鲁大学经济系第一位女主任，而现今，来到白宫，她仍旧遵守规矩。她瞥见拉特纳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参谋长莱昂内尔·爱德华兹上校正急匆匆地走进西楼，于是就紧随其后，离开那耀眼的阳光。坐在双层门内桌后的警卫，见到他们快步进内时，唰一声站了起来。他一眼认出他们的面孔，就敬重地说了声“早”，又坐下去看他的《体育画刊》。当他们在警卫桌近旁小电梯前等待上楼的时候，贸易特派代表汤姆·埃伯索尔走了进来。

“克莱尔，早，”埃伯索尔说。“这天气对你热得够瞧的吧？”

克莱尔·比顿总觉得，如果有朝一日，埃伯索尔真能跳出老套子，吐出一句不通俗的话来，她准会当场惊讶晕倒的。

“是的，汤姆。”她舒了一口气说。

电梯停到二楼的时候，他们一起向左转，走过那条狭窄的走廊，进入一间历届总统多次使用过的会议室。低矮的天花板，只有一扇面临宾夕法尼亚大街的小窗户。室内陈设着安乐椅，全都购自伊桑·艾伦公司，和一些美国独立前十三州时代的一些小桌子和小书架。几面墙上挂着革命战争时期军舰的画像，这是白宫里主要的装璜艺术品。

克莱尔·比顿厌烦地注意到唐纳利已先到场。她打起精神准备应付他经常惯用的俏皮话，可他却正专心汇神地与他人交谈。她希望那谈话能持续良久。

一位菲律宾服务员给想喝咖啡的人倒上一杯咖啡。

彼得·汉拉恩对她友好地一笑，露出他那爱尔兰人的大牙齿，他在她旁边的空椅上坐下。每逢汉拉恩在一旁，她总稍感不自在。他那俊美的外貌、和蔼的态度、笔挺的穿着，和这些会议的场面完全不相称，可每当他发言时，却又总是恰当中肯。他是总统多年的执友，如今被任命为国际经济政策委员会主任。他腰缠万贯，所承继的一笔钢铁制造业的财产，闻说比老乔·肯尼迪的还庞大。而且他不象众多在政府里任职的富豪们，他对此毫不感到虚心。克莱尔心上想，他准具有他祖父遗传下来的那种剥削致富的基因。汉拉恩在朝鲜战争时是一位战斗机驾驶员，他外表的修饰掩盖不住他内在的一股倔强性。这点在这一小群人中亦属罕见。

财政部长尤金·唐纳利以他敏锐的蓝眼睛向他们扫视了一番，看看是否全部到齐。人人都来了，只缺弗林。接着他想起弗林就坐在他身旁。弗林是举止文静、衣冠齐整、一丝不乱——虽在八月里的星期六上午，他仍然身穿三件一套的西服——以致有可能长时期忘记他在场。这些知识分子就是如此——不作声和小心谨慎。但是他们可能死气沉沉，因此，唐纳利得在总统身上使出他故土的全部魅力，以便保持他经济政策的“大亨”地位。说实在，他在政治上，接受过训练，而并非经济方面，不过这无关紧要——经济也好，政治也好，压根儿都是有关人的问题，而唐纳利对人颇在行。

弗兰克·特劳特，联邦能源委员会主席，坐在弗林一侧。

“我看现在我们可以开始丁当学校本周的班次了，”唐纳利笑着说。特劳特和弗林报之一笑。“有时候，这些会议象上学般。并不太有兴趣，可对你们有好处。目前，米尔特已经对我提供总统对这玩意儿看法的详情，我觉得，在谈其他事情之前，我们得先把握住这一点。”

高瘦而带肩膀的米尔特·格林伯格，从他黄色本子上抬起头来观看。就在开会前，他刚和总统谈过话。总统虽然呆在他最喜欢的休假胜地戴维营，他仍不免陷于焦头烂额的情绪之中。他抱怨说，要是他的经济顾问们都那么了不起的精明，他又何至于让通货膨胀和失业弄得如许不可收拾呢？“这些懒家伙，要他们赶快给我表示点干劲儿，米尔特，”他说。“我们得提出一个具体计划——给大家看看，我们并不只是坐在

椭圆形办公室里闹着玩儿。”

米尔特和总统相处了大半生，他深知总统并不真要把这么唐突而又硬僵僵的讯息传播出去。这种作法，保管一周内在《时代》杂志上会刊登出来，并且会得罪不少人。故此，米尔特·格林伯格并未真对紧急抑制通货膨胀小组痛骂一顿，而只是把他光溜溜的脑袋缓慢地从左向右转动一下，把大家看了一遍，然后清了一下喉咙，开口道：“老头子希望你们大家知道，他对你们花掉的时间表示十分欣赏。他深知已是八月天气，而大家多半都有家室。”克莱尔·比顿过着独身的生活，心中不免又感到那一阵熟悉的酸痛。“不过，他在戴维营那边，也正在工作，他希望能后能得到一份完整的报告。他想听听各方面的意见。他需要一些首创精神。”

听众中没有任何反应。格林伯格本来预料哈里·拉特纳多少会说个俏皮话，可事实并不然。拉特纳感到格林伯格在摆弄客套。

格林伯格继续说下去。“我知道，我们无法创造奇迹。总统也了解这点。但是我们大家懂得这是个政治问题，而共和党人正利用这点来毁灭我们。”

“也许是这样，”埃伯索尔说。“可是我们尚未气绝，他们也未提出任何一个计划来。”

“事实上，总统并不那么提防共和党人。他所担心的是怀特洛州长。怀特洛却真有个建议。这建议在我们眼中尽管看来多么离奇狂妄，可是外面许许多多人都认为很有道理。”

克莱尔自觉又愤火中烧。格林伯格他想说些什么？那个

怀特洛，正如埃利希曼常说的，是敢情在比奥里亚玩儿吗？深明事理的人怎能把怀特洛当回事呢？也许那些没有教养的乡下佬们，和宣传基督教义的颓废派人士，以及六十年代新左派中一些被社会淘汰的分子会这样，但是他们又怎能真的在白宫西楼正正经经地讨论起怀特洛来呢？不管民意测验表明他怎样得人心，美国人绝不至于仰望怀特洛这样的人作领袖。

他那些身穿劳动布工服，梳洗得干干净净，笑容满面的年轻信徒们，站在街头，向过往行人散发传单和说教，是件讨人厌的事儿，是一个没有开成的玩笑，不能把它当作正经事来看待。

怀特洛曾任美中西部某州州长，成绩平凡。如今，他所以全国闻名，是靠他把一些半生不熟的概念七拼八凑，炒成一大杂烩。就连这些概念也都偷自四方各地。他那财富均分的念头，来自一百万不同的人——包括休伊·朗，而他那法律和秩序的想法，取自乔治·华莱士，而华莱士的势力已到呜呼哀哉，云消雾散的田地。怀特洛的信念是回到上帝的怀抱里，和把美国变成基督徒的安全乐土，这些论点听上去象来自反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的改革运动，但他那破坏财富的想法，又太近乎卡尔·马克思的学说，并非一般传统的反共产主义的基督徒所能安然接受。

米尔特·格林伯格又把话儿转到一个能博得总统采纳或国会通过的计划的题目上。拉特纳再度向格林伯格保证，在庶民百姓的心目中，对总统仍充满信心与期望。

“也许如此，哈里，但是他的一些政策却一天天的失去作

用。怀特洛未必有一个能使他获得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提案。它只求意思含糊，听来悦耳而已。他并不在白宫。他成天诽谤中伤，这是他目前的所作所为。”

“哈里对我们的问题，了解得一清二楚，”唐纳利插言说。“我们需要一些新主意来控制通货膨胀，并且同时解决失业问题。我们需要一些锦囊妙计。”

克莱尔不自禁地开言。“尤金，这也许出乎你意料之外，但是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它在我们今日紧张的政治状态下，从未获得解决。没有人肯全面考虑制止通货膨胀的步骤。要求我们立刻想出一个妙计，无异于要求人们一天制造出一个原子弹来。”

我的上帝！唐纳利可真恨死她了，她自负不凡。总欢喜把他弄得象个土包子似的。但是，如果他说得上还有个长处的话，那就是讨好女人们，那怕是聪明多智的女子。他笑笑，同时把目光注视着她头后上方挂着的炮舰画框。“他不作不可能的想望。只要求到会诸君再加把劲而已。”

格林伯格开口说，“我们不寻求奇绩，克莱尔。我们需要出些主意，有助于提高总统的形象。”

克莱尔·比顿憎恨“形象”这个词。人们对真情实况根本不在乎。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形象”而已。

唐纳利咧着嘴笑起来。“是这样，”他说。“我想，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演出了。”这是他用来形容每星期六上午这群人中某些人所提意见的代名词。

哈里·拉特纳开始发言。“昨晚，我获知下期日用品价格